

尼各马科伦物理学

ΗΘΙΚΩΝ ΝΙΚΟΜΑΧΕΙΩΝ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著
苗力田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尼各马科伦理学

ΗΘΙΚΩΝ ΝΙΚΟΜΑΧΕΙΩΝ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著
苗力田 译



出版说明

中文版《亚里士多德全集》（10 卷本）1997 年出齐后，获得了第四届国家图书奖（1999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1999 年）等多项大奖。为了读者使用的方便，也为了把自己研究西方哲学尤其是古希腊哲学的心得传达给读者，全集主编苗力田先生又编选了带有注释的《亚里士多德选集》（包括形而上学卷、伦理学卷和政治学卷，1999—2000 年出版）。几年来，不断有读者尤其是大学生和研究生反映需要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单行本。为了满足这些读者的需要，我们将亚里士多德最具影响的著作（《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尼各马科伦理学》、《政治学》和《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

需要说明的是：单行本的译文与《亚里士多德全集》大体一致。个别术语和人名的改动，是苗力田先生在全集

重印和做电子版时亲自订正的。单行本的注释与全集保持一致。全集的脚注中所引证的希腊语词是按照国家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的字母表对应拼写的。

对西方哲学名著的译介和研究是一项没有止境的事业。准确、完美的译文，深入、详尽的注释，以至创造性的阐释和发展，是只能接近而难以完全达到的理想境界。不断接近这一境界，既有赖于学术界的努カ，也需要出版界的推动。我们愿与学术界一道，不断为学术进步作出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卷	/ 1
第二卷	/ 25
第三卷	/ 42
第四卷	/ 68
第五卷	/ 92
第六卷	/ 118
第七卷	/ 136
第八卷	/ 163
第九卷	/ 187
第十卷	/ 210

第一卷

1 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
种善为目标。因为人们都有个美好的想法，即宇宙
万物都是向善的（但目的的表现却是各不相同，有时候它
就是活动本身，有时候它是活动之外的结果，在目的是活动
之外的结果时，其结果自然比活动更有价值）。由于实
践是多种多样的，技术和科学是多种多样的，所以目的也
有多种多样。例如，医术的目的是健康，造船术的目的是
船舶，战术的目的是取胜，理财术的目的是发财。在这
里，某些活动有时归属于同一种能力。例如，制作马勒以
及其他马具的技术，都归属于驯马术，马战和一切战斗行
动都归属于战术，以同样方式其他活动也属于其他技术。
从这里可以看出，那占主导地位的技术^① 的目的，对全

1

1094^a

5

10

① arkhitektonike。

部从属的技术的目的来说是首要的。因为从属的技术以主导技术的目的为自己的目的。（不论实践目的就是现实活动自身，还是在活动之外还有其他目的，如以上所说的科学那样，实际并无区别。）

20 如若在实践中确有某种为其自身而期求的目的，而一切其他事情都要为着它，而且并非全部抉择都是因他物而作出的（这样就要陷于无穷后退，一切欲求就变成无益的空忙），那么，不言而喻，这一为自身的目的也就是善自身，是最高的善。关于这种最高善的知识，在生活中岂不是可以产生巨大的转折吗？正如一个射手在瞄准靶子后，就更容易射中目标。如若是这样，那么就要力求弄清至善到底是什么；在各种科学和能力中，到底谁以它为对象。

人们也许认为它属于最高主宰的科学，最有权威的科学。不过，它显然是种政治科学。正是这门科学规定了城邦需要哪些科学，哪一部分人应该学习哪一部分科学，并学习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到那些高贵的才能，如战术、理财术和讲演术都隶属于政治学。政治学让其余的科学为自己服务。它还立法规定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它自身的目的含蕴着其他科学的目的。所以，人自身的善也就是政治科学的目的。一种善即或对于个人和对于城邦来说，都是同一的，然而获得和保持城邦的善显然更为重要，更为完满。一个人获得善值得嘉奖，一个城邦获得善

却更加荣耀，更为神圣。讨论到这里，就可知道，这门科学就是政治科学。

3 如若有关主题的材料已经清楚，这里所说的也就足够了。不能期待一切理论都同样确切，正如不能期待人工制品都同样精致一样。政治学考察高尚和正义，但这些概念相互间差异极大，变化多端。有人认为它们只是出于约定，而非出于自然。善自身也同样是多变的。有很多人由于善良而受到损害，有一些人由于财富而遭致毁灭，另一些人则以生命为代价换取了勇敢之名。既然以这样多变的观念为前提，人们也只能概略地、提纲挈领地来指明这一主题的真理性，对于只是经常如此的事物并且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只能概略地说明。所以，每人都注定了要以这种方式来接受我们所说的每一件事情。因为每个受过教育的人，只能在事物本性所允许的范围内，去寻求每一种类事物的确切性。要求一位数学家去接受一个没有定论的说法，正如要求一个演说家进行证明一样。

每人对自己所知的事情都会作出很好的判断，对于这些事情他是个好裁判员。因而，在个别方面受过教育的人在这方面能够很好地判断，而在一切方面受过教育的人则能够作一般意义上的判断。所以政治学不是青年人本应学习的课程，他们对生活尚无实践经验，而这种理论来自生活经验并说明生活经验。此外，他们还为情感所左右，学不到任何有益的事情。因为这门科学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

15

20

3

25

1095^a

5

实践。青年人不但在岁数上年轻，而且在品格上也幼稚。他们的缺点不在于少经历了些岁月，而在于纵情使气，在生活上追求那些个别的东西。他们和那些不知约束自己的
10 人一样，对于他们说来知识等于不知，对于那些使欲求服从于理性的人，这门科学在他们的行为和活动上却有所帮助。应当如何进行论证，以及可以设定什么前提，对于所讲者已经足够了。我们暂且先讲这些。

4 15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说，既然一切知识，一切抉择都是追求某种善，那么政治学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行为所能达到的一切善的顶点又是什么呢？从名称上说，几乎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是幸福，不论是一般大众，还是个别出人头地的人物都说：生活优裕，行为良好就是
20 幸福。关于幸福是什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大多数人和哲人们所提出的看法并不一样。一般人把幸福看作某种实在的或显而易见的东西，例如，快乐、财富、荣誉等等。不同的人认为是不同的东西，同一个人也经常把不同的东西当作幸福。在生病的时候，他就把健康当作幸福，在贫穷的时候，他就把财富当作幸福；有一些人由于感到自己的无知，会对那种宏大高远的理论感到惊羡，于是其中就有人认为，和这众多的善相并行，在它们之外，有另一个善自身存在着。它是这些善作为善而存在的原因。对这些
25 30 互不相同的意见全部加以考察似乎是没有必要的，这里只考察那最为流行、看来有些道理的意见也就足够了。

有的理论自本原或始点开始，有的理论以本原或始点告终，让我们不要忽略了它们的区别。柏拉图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研究的途径到底是来自始点或本原，还是回到始点或本原？正如在跑道上既可以从裁判员站的地方跑到端点，也可以反过来跑一样。最好是从所知道的东西开始^{1095^b}，而所知道的东西有双重意义，或者是为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是在单纯的意义上所知道的。对我们来说，研究还是从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开始为好。所以那些想学习高尚和正义的人，也就是学习政治事务的人，最好是从习性或品德开始，才可取得成效。始点或本原是一种在其充分显现后，就不需再问为什么的东西。有了这种习性的也就具有，或者很容易获得这种始点和本原，对那些与此无缘的人，请他听听赫西俄德的诗句吧。
5
5

自己想过一切的在人中最高，
那些肯听良言的人也算还好，
只有那些自己什么也不想，
对他人什么也不听的人才最糟糕。

10

5 我从被打断的地方接着说，许多人从生活得出结论，认为善和幸福并不是不可理论的，那最为平庸的人，则把幸福和快乐相等同。因此，他们以生活享受为满足。主要的生活有三种选择，第一种就是我们方才所说的享乐生活，除此而外，另一种是政治生活，第三种则是思辨的、静观的生活。有很多人在过着寄生的，很明显
15

20 是一种奴性的生活，然而，却显得满有道理，因为在名门
贵胄中，很多人是萨尔旦那帕罗式的人物。

那些崇尚名声，喜欢活动的人认为善就是荣耀。也可以说，这就是政治生活的目的。然而，对我们所求索的东西来说，这未免太肤浅了。因为这种善更多地在授予荣誉的人那里，而在被授予荣誉的人。而我们则敢断言，它是某种本己的、固有的、难于剥夺的东西。更进一步说，人们似乎是为了表明自身的善良而追求荣誉，至少是来自明达之人的夸奖和有识之士的赞誉，也就是为了德性的缘故追求赞誉。这就不证自明，在活动家们看来，德性要更好些。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政治生活中，德性比荣誉是更高的目的。看起来，甚至于连德性也不是完善的，因为，

6 1096^a 即便在睡着的时候，似乎德性也不消失，或者也有在一生中消极无为的德性。除此之外，那些有德性的人也有时运不济的时候，除非有人进行狡辩，谁也不会说这种倒霉的生活是幸福的。对这种生活就说这么多吧。这些反复的说明也足够了。那第三种生活，即思辨的生活留待以后再加考察。

至于那些敛财者，是在那里受强制而生活着，因为很显然财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善，它只是有用的东西，并以他物为目的。这样比较起来，前面所说的东西就更有资格来被当作目的了。它们是由于自身而受到喜爱。但看来它们也并不是就其自身的目的。人们在这里讲了不少道理，还是把它们先放在一边吧。

6 最好对普遍先加讨论，看看争议到底在哪里。尽管这种讨论有点令人为难。因为形式学说是我们所敬爱的人提出来的。不过看来这还是较好的选择，特别是作为一个哲学家，为了维护真理就得牺牲个人的东西。两者都是我们所珍爱的，但人的责任却要我们更尊重真理。那些提出这种意见的人，并不在先后顺序之中制作理念，因此他们提不出数的理念来。善既可以用来述说是什么，也可以用来述说性质，还可以用来述说关系。但是，就自身而言的善和实体在本性上却先于关系，关系似乎是存在的附属品和偶性，所以对于这些东西并不存在共同的理念。

此外，善的意义和存在的意义同样多，它既可用来述说是什么，如神和理智；也可用来述说性质，如各种德性；也可用来述说数量，如适度；也可以述说关系，如有用；也可以述说时间，如良机；也可以述说地点，如良居；诸如此类。这就说明，没有某种东西能是共同的、普遍的、单一的。不然它绝不能适用于一切范畴，而只能用于某一范畴。

此外，凡是就同一理念而言的对象都属于同一科学，那么对于全部善的事物只须有某一种科学。但现在属于同一范畴的对象，却有众多的科学。例如，对良机的把握，在战斗中就属于战术学，在疾病中就属于医疗学。再如适度的确定在营养中属于医疗学，在锻炼中则属于运动学。

有人不禁要问，人们所说的“个体自身”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如若人自身和人之间的原理是相同的，那么作

15

20

25

7

30

1096^b

为人两者并无差别。如若这样，善之间也同样没有差别，
5 善自身并不因其永恒而更善些，正如长期的白并不比一天的白更白些。

毕达戈拉斯派们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有更为合适的说法。他们把一排在善的行列中。斯潘西波看样子是在追随他们，关于这个问题在别处再说吧。

10 人们可以这样辩解，他们所说的并不是一切善的原理，而只是在同一形式下就其自身而被追求的善。至于那些造成了善，保卫了善，或阻止了善转化为相反者的东西则因为它们而被称为善，是在另一种意义下的善。善显然有双重含义，一者就其自身就是善，另者则通过它们而达到善。
15 现在让我们撇开那些附加成分来考察就自身而言的善，看一看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善是否由于单一的理念。什么东西可以被当作就自身而言的善呢？或者是那些不需任何其他理由而被追求的东西，例如思索、观看、某种快乐和荣誉。或者，即使我们由于他物而追求它们，但有人还是
20 把它们当作是就其自身的善。或者除了理念之外，就再没有善了吗？如果这样，形式就会变成无用的东西。如若这些东西都是就自身而言的，那么同一个善的原理必定要显现在这里所有事物中，正如白色既显现于白雪，也显现于白色的画面中。然而，荣誉、明智、快乐虽然同样是善，但它们的原理却各不相同。所以，善并不是由单一理念而形成的共同名称。
25

其道理究竟何在呢？看起来它们的名称并不是偶然相

同。是因出于同一本原而存在吗？或者是因为都趋于同一目的呢？还是多半来自类比？例如，视觉对身体称为善，理智对灵魂也称为善。其他类似情况也是这样。不过现在还是让我们把这问题放在一边，对这问题的详尽讨论，属于哲学另一分支的范围。对于理念来说情况并不两样，如若善作为共同述语，或单一的、可分离的、自存的东西，那么显而易见，它既不能为人所实行，也不能为人所取得，而我们所探求的，正是这能为人所实行和取得的善。

30

也许有人认为，对善自身的认识有益于对善的事业的实行和取得。例如我们有这样一个典范，就更清楚什么东西对我们是善的；看准它们，捉住它们。这种道理说起来虽然中听，然而与科学的实际并不相合。所有的科学都在追求某种善，并对其不足之处加以充实，而把善自身摆在一边。由于它的帮助是如此微不足道，也就难怪技术家们对它全然无知，而不去寻求善自身了。谁也说不清，知道了这个善自身，对一位织工，对一个木匠的技术有什么帮助；或者树立了善的理念一位将军如何成为更好的将军，一个医生如何成为更好的医生。可是医生甚至于连健康自身也不研究，他所研究的是人的健康，更进一步是个别人的健康，因为他所医治的乃是个别的人。

1097^a

9

5

10

这个题目就到此为止吧。

7

让我们再回到所寻求的善，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每一种行为，每一种技术看起来都各不相同，战术的

15

善不同于医术的善，其他各种技术也莫不如此。每种技术的善是什么呢？就是其余行为所追求的东西吗？它在医术
20 中就是健康，在战术中就是胜利，在造屋术中就是房屋，在其他技术中是其他东西，在所有的行为和抉择中就是目的。一切其余的都为了它而活动。既然在全部行为中都存在某种目的，那么这目的就是所为的善。如若目的是众多的，
25 善也就是它的总和。尽管有这些改变，但原理所达到的结果却是一样的。对此还须作进一步探讨。

既然目的是多种多样的，在其中有一些我们是为了其他目的而选取它。例如，钱财、长笛，总而言之是工具。很显然并非所有目的都是最后的，只有最高的善才是某种最后的东西。倘若仅只有一个东西是最后的，最完满的，
10 30 那么，它就是我们所寻求的最后目的。倘若有两个目的，就是其中最完满，最后的那个。我们说为其自身来追求
1097^b 的东西比为了他物的东西更为完满。那从来不因为他物而被选取的东西，比时而由于自身，时而由于他物而被选取的东西更为完满。总而言之，只有那由自身而被选取，而
5 永不为他物的目的才是最后的。看起来，只有这个东西才有资格作为幸福，我们为了它本身而选取它，而永远不是因为其他别的什么。

从自足^① 来看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自足似乎就是
10 终极的善。我们所说的自足并不是就单一的自身而言，并

① autarkeia。

不是孤独地生活，而是既有父母，也有妻子，并且和朋友们，同邦人生活在一起，因为，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在这里也应该有一个界限，如若伸延开去，上到祖先，下至后代，朋友的朋友，那就没有个止境了。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加以讨论。我们现在主张自足就是无待而有，它使生活变得愉快，不感匮乏。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幸福。它是一切事物中的最高选择，我们不能将它与其他的善事相混同。如若相混同那么显然再少加一点善，它就会变得更加受欢迎，因为附加物会使善更大些，所以也就更受欢迎些。幸福是终极的和自足的，它是行为的目的。

15

20

不过把幸福称为最高的善，看来是种同语反复。还应更着重地谈谈它到底是什么。如若以人的功能为例，事情也许会更清楚些，例如一个长笛手，一位雕刻家，总之那具有某种功能和行为的人，在他的功能中存在着善和优美，由于他们有着某种功能，所以他们的人也是善和优美的。

11

25

为什么在木工和鞋匠那里都有某种功能和行为，而在人却一无所有呢，是他天生无能吗？或者，在眼睛，在手，在脚，在整个的身体四肢似各有功能，在这一切功能之外，还有什么人给予人以共同功能吗？那么这种功能到底是什么呢？生命对于植物也显得是共同的。要寻求人所固有的功能，那就要把生命的生长功能、营养功能放在一边。再下一个就是感觉功能，这是为牛、马和一切动物所共有的。再下来就是有理性部分的活动（在这里，一部分

1098^a

- 5 是对理性或原理的服从，另一部分是具有理性或思索，即
10 进行理智活动）。理性部分有双重意义，我们应该就其为
现实能力来把握它，因为这是它的主要意义。如若人的功
能就是灵魂根据理性的现实活动，至少不能离开理性，并
且，我们说这个人的功能和这个能手的功能并没有什么不同，
15 （例如长笛手和长笛能手，总的说来都是如此。）能手
就是把出众的德性加于功能之上。（长笛手的功能是吹奏
长笛，长笛能手则把笛子吹得更加优美动听。）若是情况
实际如此（我们把人的功能看作是某种生命，它是灵魂的
20 现实功能，合乎理性而活动。如若一个人的功能是优秀美好的，那么他就是个能手。每个人只有在他固有的德性上，才完成得最好），那么人的善就是合乎德性而生成的
灵魂的现实活动。如若德性有多种，则须合乎那最美好、
25 最完满的德性，而且在整个一生中都须合乎德性，一只燕子造不成春天或一个白昼，一天或短时间的德性，不能给人带来至福或幸福。

在这里，让我们对善作一概观，首先勾勒一个略图，以后再往里面添加细节。如若把略图画得很好，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添加细节把它完成。在这里时间是一个出色的发现者和开拓者，技术就是这样为后继之人所完成，每个人都可补充其不足。且记住以前所说过的话，无须在全部研究中都要求同样精确，这要看那一门科学的主题是什么，要看它所固有的程序和方法。例如一位木匠和一个几何学家都研究直角，在木工这里能用于他的工作就足够了，一